

傳志縣志

第四十九至五十三卷

僊遊縣志卷之四十九

藝文志三

傳

曹女傳

蔡襄

曹氏女建安郡人其父修古博學而文善議論外和內剛所至以直氣聞明道初以御史知雜事言事觸罪降工部員外郎知興化軍明年不召夏四月疾暴作一夕而終修古持已潔廉仰祿自足有餘則推之既死妻孥益貧殆無以奉其喪以還其屬吏民思之相與稗錢三十萬用資其歸拜醑堂下前白所以家人未及言女哭曰我先君居朝爲聞人以清節自立不幸天不與年終於貶所今臨財苟得尙何面目旦夕哭泣帷中宰趣持歸無吾先君累也吏民聞之慚罷明道二年女生之十六年先以父命配其里中人徐生未及歸而父沒云

許迴傳

許迴字光遠歙人也歛於五代末屬僞唐士人僞唐尤以權利輿服相夸迴獨好擊劍負氣以貧事其母不屈開寶七年王師伐金陵迴仲兄爲光慶殿使分護北城迴亦以光慶殿承旨從焉外攻急

矢雨下兄被重傷戒迴曰我將死主矣汝歸慰吾親迴以身蔽之兄罵曰君親忠孝我與汝均有不可乎迴乃去明年金陵平利遷汴及兄爲魏冠氏令部所部城州城有賊李潛號爲強桀所過剽掠入冠氏問令在否曰令魏城下獨其弟迴在耳潛曰吾固聞許迴之爲人卽領徒去金惟岳以文詞名江南迴與之善惟岳嘗從後主弟朝京師俱留不遣當金陵平迴舉惟岳之族歸汴惟岳有子先因兵亂失其所之後迹知其爲淝水鉅盜李某所俘以爲己子李日殺奪道上州縣莫能禁惟岳泣謂迴曰吾且死則誰收之唯公爲能出吾子迴時在魏徑之淝水且至果遇盜二人遮刺迴曰李家若雄豪欲殺義士無所事又盜驚止迴前泣曰汝所俘子吾兄弟子也吾聞義者哀人之急而勇者明己以信汝豈效草間無知輩耶盜迎舍迴厚飲食之還金氏子當是時迴以節勇聞而河北大官屢欲薦之於朝迴曰能寧浮游江淮不能就刀尺間以活遂終淮上年五十八有子會云

蘇子興傳

鄭紀

子興姓蘇名廣應天府上元縣鳳城鄉中保三國人出都城通濟門四十五里曰雄花鎮其居也蚤喪父家貧別無生業母某氏年老子興俾弟慶居家侍養自傭役於官受值以給之因版圖以其屬長子興爲戶故公門中皆呼爲蘇子興宏治辛亥予改官南都子興適在傭執役謹愍予愛之去年春奏績上京令其視裝子興心以母老不欲往亦不敢自白遂矢志素餐爲母祈安母晚歲多疾子

興每求假歸省不敢越期出門且行且號將入城乃止予尋得狀假多寬期去冬母遭腫疾醫巫雜治弗效人或告之曰刳股可以療疾子興復求假密市一小匕首而歸是夜沐浴焚香拜告天地露左臂令弟慶捻起其肉高寸許自以匕首斷之血噴弟面驚仆於地移時方蘇子興遂以其肉細切和米煮粥天明捧以食母母水漿不入口已旬日粥至強起啜數口曰此粥何香滑如是頗可吾口遂盡所有越二日腫漸消子興臂瘡未合偈假期復來不欲人知其故同居者覺其運臂不類平昔強詰之始知少宗伯圭峰董先生聞召至官邸視其臂爲之辛酸呼子孫家衆觀之錫以白金饌食予遣其奉歸供母以彰尊賜子興到家母疾十已去七八一日偶思食鷄卵子興趨入城貨市未獲其夜風雨驟至忽一牝鷄趨入臥內若有驅之者然子興喜且訝遂訪叩同室內外無覓鷄者乃畜之連得卵十數餘持歸食母疾去殆盡子興以瘡故又驅馳勞瘁因而成疾予使醫治之醫曰汝胃虛宜以肉補子興曰吾方爲母齋素不敢奉教弟慶來視對哭移時及歸戒之曰慎勿令母知吾疾也又二日弟慶復來道母疾已平復子興之疾亦併脫去矣子興年旣長人勸其娶妻謝曰吾奔走之人勤勞所得僅足供母若移是以娶妻如母何茲者鄰媼聞其孝以女與之慶年方十八歲嘗爲母煮粥母嗔其失時不食慶號終日亦不食人謂其可爲子興之弟也論曰子興村巷一細民耳不事詩書不識名譽且貧窮不能自存而孝親至於如是天亦每報應之如影響世之膏梁子弟談

經節美視父母如途人不知見子與當何如耶嗚呼是豈子與之資稟與人殊也蓋人性皆善利欲害之子與殆以貧且拙而全其天乎

論

鄉俗論

陳遷

南人事鬼北人事佛費金作像置之廳堂中朝夕拜揖至誠以尊奉之猶恐不至其於祖先正子孫之所當事者卻不肯依禮作神主而但苟簡作一木牌或畫一紙不韜不櫝置之堂邊壁側視有如無朝夕亦不至其前拜揖間有朔望拜揖之者又茫無誠意何厚於彼而薄於此耶蓋人所以事鬼佛者以其有靈能作禍福也殊不知禍福無門惟人所召使彼有靈能作禍福而吾祖宗既死與鬼一般亦皆有靈亦能作禍福也况彼爲他人之祖尙能福諸人之子孫而吾祖宗爲吾之至親反又不能福己之子孫也耶噫人心不明異端惑之也因述此以破其愚焉

連江里論

鄭得來

通計連江一里南北東西延袤廣狹不出一程之中原南北街二保在鄉一保徐公觀復分爲十四保欲與邑中相匹然廬塵之多未半功建而疆域土田之促比十三里不得其二三考古及今公卿將相代不乏人科第魁選比屋接踵而狀頭有人榜眼有人鄉會掄元又有人甚且晉爵王封配享

太廟連姻天室尙主帝宮五弟五子同封侯六葉七葉聯進士金紫魚袋世傳草市之朱鳥臺鴻陂地存土下之許七橋食報於沙阪八虎支分於赤湖或兄弟之同登或父子之並直薇署與柏臺相望諫垣偕史館交榮他若節義文章貞廉忠孝高流名士耆宿慧童靈淑所鍾正復不少卽巨奸大慙爲古今不數見者亦或爲間氣所偶生至婦人女子貴而妃嬪賢之貞烈復相望於五六百年之內蓋俗尙氣節輕貨利其天性也然氣淺易驕家貧好蕩則其所短其聖殿一其書院一其公署五其寺院八其宮廟十有九其生祠五其亭十其坊五其樓三其莊五一在慈孝其巷二其園三其橋十其塔六其宅三其陂二其港三其湖一其池二其潭三其石一其溪三其山六其嶺六其山之異則慈烏有隴龍馬有塚靜蛙有村血牛有窟不獨土石曳朱丹巖關消煩惱也其水之異則梵鐘飛沉龍舟深逝神駒誕孕活水徵信不獨異人會錢江靈妃濟牛渡也其木之異則道松徵其惠愛署柏露其真形丹葉結其神仙斑支供於妃子不獨山樹之入夢橋榕之鎖根也其菓之異則荔城動君王之問荔譜傳學士之文荔莊分安南之種荔子縈郵使之思不獨三姓拜嘉樹四姓蔭義門也其稼稻麥芋麻其蔬葵瓜蔓菁其海物子魚蠣螃衆著香魚油鱸稱佳其治生力田少逐末多無凍餓亦無厚貲其嫁娶聘送費妝遺靡或稱貸而或鬻田其燕饗山海充筵其服飾綺翠曳地數十年來繁華之景恍如隔世入亡屋燬基址無存荔樹萬株髮爲荊棘較諸里爲獨創所以然者諸里殘

於山楓亭兼傷於海諸里困於寨堡楓亭兼疲於驛站嘉靖以前撫臺譚公綸龐公商關建驛衛立法以均勞逸按院李公元颺照米派夫太守吳公遠又取南安湄洲馬十四匹養爲官馬以供遞運公不廢務而楓賴以蘇萬曆末法格不行又官馬亡使民自養楓之人一當馬戶則千金立破一報夫甲則全家潰逃今楓久無民不緣遷界也倒站多日費當事苦心馬運之官分配諸里勞逸適均與古法脗合斷堪永制夫楓北二十里有長嶺街四十里有瀨溪街南二十里有塗嶺街三十里有驛坂街非不孔道也而無驛站北六十里有莆陽驛南六十里有錦田驛非不驛站也而在府在縣不近海他如涵江南臺等處亦孔道亦近海而不近山非驛站近省近郡有官兵之援楓當未設官堡前又孔道又驛站又近海又近山又不近城邑而無官兵之援嗚呼此悠悠我里之獨悔也是以治則未蒙其休亂則先罹其毒戊子以前諸里尙寧居而楓亭已先離析丙申以後諸里漸安集而楓亭依然靡家故橋曰太平陂曰太平巷曰太平社與塔曰太平先是有太平鎮太平堡其惓惓太平不置者正以楓之需太平獨亟於諸里也來生也晚不復見古昔盛時又識陋分微何堪稱引故事但以家世居楓童子釣遊之處傳之祖父志乘不無存十一千千百會一林郭君有事志書樂觀鴻業願附蠅名謹據一得用備採擇或可於荒煙破礫之餘想見我邸第衣冠之舊其他闕略尙多若乃登補軼行購輯遺文準古酌今發潛表懿我友之責也來則安敢

箴

輔辰箴

蔡襄

不顯元聖、上奉天時、躋俗於禮、任材以宜、肅治家政、大隆本支、好問益廣、去邪勿遲、利急思困、兵連
慮危、法令必信、恩賞無私、威福是守、聽斷不疑、太平可致、決所施爲、

贊

蔡忠惠像贊

趙鼎

儒林儀表、國家棟樑、風雲翰墨、錦繡文章、駕長虹於廖廓、聽鳴鳳於高岡、

又

朱熹

經綸其學、高明其志、立論中朝、盡心外寄、嗟公之忠兮、三諫有詩、誦公之功兮、萬安有碑、楷法草書、
獨步當世、文章青史、見重外夷、丹荔經其品藻、諸果讓其清奇、鄭重於歐陽、清純而粹美、僦功於皇
祐、得諡於淳熙、前無貶詞、後無異議、芳名不朽、萬古受知、英雄不偶、嗚呼幾希、

年五十自贊

鄭紀

前爾十年、孔門絕望、夫見惡者、適爾之年、遽氏自知其往行之非、後爾四十五年、武公求交戒於國、
噫、非孔無以勵爾志、非遽無以寡爾過、非武無以收爾功、爾其受戒知非、以去夫人所惡、庶無愧乎、

爾容

鄭彥輝贊

柯潛

其中休休其外與與其所談者仁義之語其所味者道德之腴森然歲寒松柏淡乎秋水芙蓉或面山而歌或臨水而魚或課讀於赤湖精舍或適興於先代琴書是蓋治心操節而爲肥遯之儒然積厥躬者必裕於後吾將見其孫子必有扳龍附鳳而遨遊於天衢

自贊

顧雍

巾明道之巾服晦翁之服予殆企仰兩夫子之道學深媿負蓬心而蒿目或早夜猛省以自修猶覺進寸而退尺竟俛偃乎以執迷其奚以免夫雙鬢皤然之既白嗚呼老矣於世何益

竹居顧孝子像贊

陳遷

世有眈眈之屋簌簌之穀何先生傍竹而居借書而讀無戚戚之容有蕩蕩之樂蓋不同於人之同而獨君子之獨者爾丹青赭其顏絢其服胡不寫董邵南之孝且慈王偉元之窮益篤洵儒術孝行而不落莫者歟

題林自芳小影并序

楊瑞鳳

此林老先生四十五歲諫君回時小影山人張祐筆也故有拂袖歸來行吟澤畔之意余別先生十

餘載矣壬辰之亂先生居海上五年此影遺落楓街適童子拾以呈余余認其爲先生也什襲藏之
今先生六十加六聞其鬚髮皓白大異此影今年五月朔計聞海壇披閱不勝浩歎既又喜其完名
不辱蓋棺論定乃爲之贊曰

先生令名王香君草氣節霜凝才華峽倒避跡海濱思義明島爲赤松君爲黃石老我拜先生朝瞻
夕禱

跋

太平聖惠方後序

蔡襄

太宗皇帝平一字內集古今名方與藥石診視之法勅國醫詮次類分百卷號曰太平聖惠方詔頒
州郡傳於吏民州郡承之大率嚴管鑰謹曝涼而已吏民莫得與利焉閩俗左醫右巫矣家依巫索
崇而過醫門者十纔二三故醫之傳益少余治州之明年議錄舊所賜書以示於衆郡人何希彭者
通方伎之學凡聖惠方有異域瓊恠難致之物若食金石草木得不死之篇一皆置之酌其便於民
用者方得六千九十六希彭謹愿自守爲鄉閭所信因取其本繕載於版列牙門之左右所以尊聖
主無窮之澤又曉人以巫祝之謬使之歸經常之道亦刺史之職也慶曆六年十二月

跋王公祠堂記

陳謙

御史王公高風直節山斗爭峻歷年浸遠後來者或靡聞其詳紹興間邑大夫陳侯貫道爲立祠于保福院作文奠之今六十餘年矣復得令尹樊侯重葺祠宇訪求公之墓誌銘及諸賢哀挽與鄒道卿傳陳二待制手簡鈐本傳布將使公之名節愈久而愈彰百世之下聞風而立懦可謂知所先後矣二侯皆三山人其好尚又同尤爲可書

蔡氏宗支圖跋

朱 泳

泳聞之本固則葉茂源深則流長此必然之理也昔人有三世侍中八葉宰相夫豈偶然之故哉亦觀其積累者何如耳吾鄉端明殿學士蔡公以魁奇俊偉之才稟剛方正直之操佐慶曆皇祐之盛治三諫之詩萬安之碑至今家傳人誦豐功偉蹟載在國史炳炳烺烺不待贅述而其家世簪紱著於譜系奕葉有光莆之望族於公爲盛泳與公之孫山甫幸爲姻婭暇日過從山甫出譜系以示焉見其蟬聯珪組近世莫及益信夫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學士之子孫昌熾茂盛如此非公之餘慶而何謹涉筆而爲之跋紹興十六年正月承議郎朱泳跋

蔡君謨獻壽太夫人儀跋

朱 熹

蔡忠惠書蹟遍天下而此帖獨未布今歲南來得見於季孫誼之家乃知昔之君子所以事其親者如此其愛且敬也孤露餘生無以爲孝捧玩摧咽不能仰視敬請其真模而刻之以示世之爲人子

者庶以廣蔡公永錫爾類之意非獨以其字畫之精而已然又得善工且屬諸生黃幹臨視惟謹知書者亦以爲不失其用筆之微旨云紹興庚戌臘月旣望丹陽朱熹書于漳浦郡齋石刻

又

章徠

右蔡忠惠所書家庭獻壽儀朱文公刻石于臨漳右史待制真侯西山先生又模而刻于郡齋歲月未久遷置不常委在東廡壁下塵埃莫省予旣新宣化堂乃取二石限置壁間使爲人子者知所以事其親爲人父者知所以愛其子愛敬之心得所節文而根於天者有以自達此乃名堂之本意也嘉定甲申二月望日東陽章徠書

恭題宣廟御筆畫馬後

鄭紀

天下之馬伯樂一顧價增十倍彼但善識馬耳凡馬遇之且如是况騏驥負千里之良而沐萬乘濡染之恩者乎臣以是馬當無價也今四方無虞縻閑繫散固可爲國家喜亦不能不爲斯良惜之

題蔡忠惠茶譜後

是錄石刻原在邑坊張家予得其摹本相隨支筭幾三十年矣往歲張遭回祿石刻已灰而摹本幸存予恐其紙墨久而腐漶則先正之手澤自我斬也故梓以代焉嗚呼四賢一不肖之詩傳訟華夷不書溫成之碑有功人紀其浚塘減稅造橋植樹特緒餘耳况是錄乎然君謨小楷朱子嘗稱其宋

朝第一今吾邑所傳惟荔支譜茶錄二者而已荔譜已刻于郡評者謂荔譜結構不知茶錄之精嚴點畫不如茶錄之遒勁亦或然也重君謨者不能不重於是錄

跋終慕圖

予以子於父母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常相通妻父得疾而驚蔡順母嚙指而悟氣體流通初無間隔人子思慕其親豈可以他求耶如吾之四體父母所遺也則足容必重手容必恭焉吾之兄弟父母所生也則兄友其弟弟敬其兄焉祖宗父母所尊也子孫父母所親也則敬其所尊愛其所親焉由是充之近而宗鄰父母遺澤之所被也則恩禮相將使其稱孝而稱弟焉遠而天下父母之同胞也則居官臨民使之老安少懷各得其所焉如是則自身而家而鄉鄰而天下凡吾身之所接皆父母之可慕也又何以圖爲哉雖然由乎中固所以應乎外觸於外亦可以感其中古人有聞風而哭者望雲而思者則是圖未必不爲慕親之一助也

諸體

五戒文

蔡襄

其一曰觀今之俗爲父母者視己之子猶有厚薄迨至娶婦多令異食貧者困於日給其勢不得不然富者亦何爲哉蓋父母之心不能均於諸子以至此不可不戒二曰人子之志本於養親以順其

忠死生不違於禮是孝誠之至也觀今之俗貧富之家多是父母異財兄弟分養乃至纖悉無有不校及其亡也破產賣宅以爲酒肴設勞親知與浮屠以求冥福原其爲心不在於親將以誇勝於世是不知爲孝之本生則盡養死不安費三曰兄弟之愛出於天性少小相從其心懽忻豈有間哉後因娶婦或至臨財憎惡一開卽成怨隙至有興訟刑獄至死而不息者殊可哀也蓋由聽婦言貪財利絕同胞之恩友愛之情遂及於此四曰娶婦欲以傳嗣豈爲財也觀今之俗娶妻不顧門戶直求資財未有婚姻之家不爲怨怒原其由蓋婚禮之廣糜費已而校橐朝索其一暮索其二姑辱其婦夫虐其妻求之不已若不滿意至有割男女之愛輒相棄背習俗已久不以爲怪此生民之大弊也五曰凡人情莫不欲富至於農人百工商賈之家莫不晝夜營度以求其利然農人兼并商賈欺謾大率刻剝貧民罔昧神理譬如百蟲聚居强者食弱者不暫息求而得之廣爲施與冀滅罪惡其愚甚矣今欲爲福孰若減刻剝之心以寬貧民去欺謾之行以畏天理爲子孫之計則亦久遠居鄉黨之間則爲良民其義至明不可不誌

戒山頭齋會

使州體問自來風俗被喪之家言有靡用破棄產業置辦酒食齋筵名爲孝行至有亡歿之人舉家不敢臨哭先將田屋出賬典賣得人就頭商量打了定錢方敢舉殮外徇人情中抑哀毀是不孝之

人也出殯之日鄰里識與不識盡來弔問恣食酒肉包攬至家至使喪家費用無極其於人情鄰里當有贈賻以資喪家慰弔之際豈可恣食酒肉以爲宴樂是無禮之人也山頭齋筵僧俗之中本非知識齋食不足每人散錢二百文如有少闕便卽忿怒送葬之禮雖出於古豈有本無哀情只趁齋食喪家力竭不給所求此與乞丐何異是無恥之人若不斷絕民間相沿不易禮義日遠右仰喪葬之家喪夜賓客不得置酒讌樂山頭不得廣置齋筵聚會并分散錢物以充齋價如有輒敢罪在家長并城外僧院不得與人辦置山頭齋及當坊虞候者長常切覺察

教民十六事

一應有無徒輩欺誑是知州親知於州縣打索關節乞取財物許人告二市買賣物虧減價例及不畫時還錢許行人陳告三行人於諸官廳幹當廳庫公人及市買等處每月若有行用錢物罪在行人四巡欄告稅不得擅入人家搜檢稅物須申州取候指揮五市行見行銅錢如有夾雜砂臘新錢許人告六銀行輒造吹銀出賣許人告捉七人戶居停賭錢本罪科斷外必定折屋納官八僧人不得止宿俗家婦人不得聽講及非時入僧院九諸官除依條本廳并專轄處科決外不得擅行決罰十巡檢使臣非承使州指揮不得帶甲領兵擅圍人家檢索違禁物色若窩藏強劫并殺人賊明有踪跡許收捉十一諸縣擅行科取修造及諸色鄉人歛掠人戶錢物入己許人陳理十二在州坊虞

候所由并外縣公人所受情弊放散公事不送州縣許人告十三推司當直司并外縣公人因勘公事廣有所受許人因事報覆十四諸坊只許管本地內爭鬪火燭姦盜賭錢殺牛公事十五在城裏外喪葬之家喪夜不得置酒肉宴樂以虧孝道山頭不得廣置齋筵違者罪在家長十六士庶家不肖子弟盜賣家產并轉肩出利買客人貨貴賣賤買如本人無錢勒牙保人賣業填還

毀傷議

人之所以異於萬物也者以其衷行卓爾者也衷行篤實本於至誠無用刻飾其唯孝乎事親以盡其恭事君以盡其忠以致其誠以正其命斯可謂孝之大節也歟昔大舜不得於其父母然二十一年以孝聞者區區然全其身也後世稱孝之大者曾參其人也參之奉身也傷手足以有憂也其事親也徹饌則問其所欲故孔子因之談經首毀身之檢孟軻借以發論敷養志之美者以肖夫遺體不出於害塗揚親能名無論於匪則至于加意甘享經神外物斯末也已矣今之民人父母有病輒炙股肉以啗之冀夫有瘳噫甚乎蠹仁而裨教者邪厚親以食其養志乎毀己之膚其愛身乎是二者其果孝耶其非孝耶牢畜之犬豕且死不相嗅食其類况人者天性之貴乎况人之父子天性之厚者乎人有爲是者里白于縣尹尹白于郡若府按著令施酒帛以哀勞之凡縣與郡府之官屬筦于民者又書于伐愚民不知大本謂孝正當如是耳家有是人焉曰吾家之孝子鄉有是人焉曰吾鄉

之孝子郡縣之有是人焉曰吾郡縣之孝子推引陶習寢以成俗噫甚乎蠹仁而裨教者邪大舜孔子聖人也孟子曾參大賢人也彼聖與賢其所爲若是爲世之大教也爲人子者服聖賢之教則正矣乃棄其言而不由甘心於殘忍曾牢畜犬豕之不若也非以法禁卒不可遏謹議

奔者不禁解

周禮司徒媒氏之職曰中春之月令會男女

中春陰陽交以成婚禮順天時也

於是時也奔者不禁

重天時權許之也若無

故而不用令罰之

無故謂無變也

說者之意以爲重天時故權許其奔而不禁也然禮之爲言所以關

束人情而事爲之制而於男女夫婦之際尤切切謹嚴分別將以驅生民一蹈於法而不陷於亂耳孔子修春秋諱國惡至於夫人遜於齊會於禚之類皆直書以譏之宋火伯姬以傳母不至不行而火死春秋大之詩以關雎淑女之德冠於周南而潔正之行美於召南其於列國刺奔刺亂刺淫昏者凡二十餘篇所以見孔子之用心於是也愈勤矣豈不謂明人倫興教化治國家天下斯其大本歟獨周官書乃權許之周官書雖不見正於孔子然其傳以爲周公立一王之制以爲後世法而使治國家天下者每歲中春輒縱奔者以之爲治曾夷狄之不如何禮法之爲哉予謂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若者連及之詞謂民有奔者輒不禁止及無故而不嫁娶者媒氏皆得罰之也五經之說謬妄有之未有敗害禮教如是之甚者故予爲之解